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荣 耀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 著 石国雄 / 译

Vladimir Nabokov

Glory

最令人心痛的半自传作品

一段辗转于世界各个角落的爱与消失之旅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荣 耀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 著 石国雄 / 译

Vladimir Nabokov

Glory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荣耀/[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Nabokov, Vladimir)著;
石国雄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 8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3460-6

I. ①荣… II. ①纳… ②石…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 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9121 号

原书名: Glory

作者: Vladimir Nabokov

Copyright© 1971, Dmitri Nabokov

by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0-147 号

荣耀

作者: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译者: 石国雄

特约编辑: 吴文娟

责任编辑: 曹洁 郭贤路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146 千字

印张: 7.375

插页: 5

书号: ISBN 978-7-5339-3460-6

定价: **28.00 元 (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美国版作者前言

……1930年5月，在写完《眼睛》之后，我立即开始着手创作《荣耀》，年底便完成了这部书稿。当时我和妻子还没有孩子，我们在柏林西部卢伊特波尔德大街上一座庞大阴暗的公寓里租了一间客厅和卧室。那公寓是独腿将军冯·巴德莱本先生的住所，他上了年纪，唯一能做的事便是专心修订家谱。他那宽大的前额有几分纳博科夫家族的特征，事实上，他与著名国际象棋手巴德莱本^①确实有点血缘关系，后者像我笔下的卢仁那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初夏的某一天，《当代纪事》的主编伊利亚·丰达明斯基从巴黎来，要买下我那还处在“生根阶段”（好比是收获之前的庄稼地）的书稿。他是个社会革命党人、犹太人、热情的基督徒和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总之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后来德国人在一座死亡集中营里杀害了他）。交易谈妥后，他兴奋地拍着大腿，从我家暗绿色的沙发上站了

^① 巴德莱本(1861—1924)：德国著名国际象棋手，于1924年1月在柏林跳窗身亡。在小说《防守》中，纳博科夫利用该人物原型创造了主人公卢仁这一文学形象。

起来，这个画面至今还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本书曾经有过一个相当迷人的书名《浪漫年代》（后来弃之不用是因为我倾心于更精练的词“荣耀”，它意指“英勇的壮举”、“高尚的行动”），我原本想选这个名字，部分原因是我受够了西方记者把当今时代称作“物质的”、“实用的”、“功利的”或诸如此类的呼声，但主要还是出于我写这部小说的意图。这是我唯一一部带有意图的小说，着重揭示了我那年轻的流亡者在最平凡的乐事和看似无意义的孤独冒险经历中发现的激情与魅力。

如果由我自己来指出这部小说的不足，那么某些类型的评论家就会无事可做了（特别是其中那些狭隘无知的家伙，我的作品对他们产生了如此奇怪的影响，也许竟会有人以为是我在幕后用催眠术害得他们做出一些无礼举动）。毋庸置疑，在这部小说近乎沦落为虚假的异国情调作品或平淡无奇的生活喜剧后，它提升到了一种极度纯情和充满忧郁的艺术境地，这种文学高度只有在我很久以后写成的《阿达》中才会再次达到。

那些想在书中寻找人道主义内容的人也许会问：《荣耀》的主人公与我其他 14 部小说（包括用俄语和英语写的作品^①）的主人公们有什么联系？

① 在《荣耀》英译本(1971)出版后，纳博科夫还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透明》(1972)和《瞧这些小丑！》(1974)，并留下一本未完成的遗作《劳拉的原型》(1977)，因此共有 17 部小说传世。此处的“14 部”或为作者笔误，或已将《透明》一书包含在内。

马丁是我笔下所有年轻男性中最善良动人的形象，而暗眸无神、黑发粗糙的小索尼娅（从名字来判断，她的父亲带有切列米斯人^①的血统），任何精通爱情游戏和情场规则的人都会认为，虽然她无疑是个喜怒无常、冷酷无情、卖弄风骚的女人，但她是她笔下所有年轻女性中最异乎寻常般迷人的形象。

如果说马丁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认作是我的远亲（他更讨人喜欢，但也比我幼稚得多），我与他在童年记忆和长大后的个人好恶方面存在某些共同点的话，那么他那对平庸的父母则恰好相反，从任何理性角度看都不像我的双亲。至于马丁在剑桥大学的朋友们——达尔文从头到脚都是虚构的，穆恩也是一样，而“瓦季姆”和“特迪”在我过去读剑桥时确有其人，他们以 N. R. 和 R. C. 的姓名缩写形式出现在我的回忆录《说吧，记忆》第 13 章的倒数第二段里。济拉诺夫、伊戈列维奇和格鲁济诺夫，这三位致力于反抗布尔什维克的坚定爱国者，他们属于这样一类人——在政治立场上站在极左的旧派恐怖主义分子和极右的立宪民主党人之间，一方面远离君主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同样远离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连载《荣耀》的那本杂志的追随者中，我与这类人多有接触，但上述三位都不是以某个真实具体的人物来描摹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本书中为这种政治形态做出适当的描述（对俄罗斯的流亡知识分子，也就是

^① 切列米斯人：俄罗斯伏尔加河上游的居民马里人的旧称。

我俄语作品的主要读者而言，由于他们熟悉这种政治理念，对它有着像对常识那样下意识般的精确感，所以他们马上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有一点事实我仍然无法接受：美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一直以来完全忽视了在俄国侨民中存在着的活跃的自由主义思想（1940年，在纽约，当我说我既不支持苏维埃也不支持君主制时，一位眼光特别狭隘的左翼作家兴致勃勃地问：“这么说，您是个托派分子喽？”）。这一点真值得我每年用放烟火般接连不断的蔑视和讽刺去揭露它，以示庆祝纪念。

然而，《荣耀》的主人公马丁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塑造马丁的魔法师手上的两套主要法宝之一。马丁的命运赋格曲的主题就是实现愿望。他是一个“梦想成真”的人，是人中的珍品。但是，实现愿望的过程本身必然贯穿着强烈的怀乡情结。对童年幻想的追忆与对死亡的预期结合在了一起。马丁最后去禁地佐尔兰德（与纳博科夫在《微暗的火》中虚构的国度赞巴拉毫无关系！）时所走的那条危险小径，就是在儿童房墙上的水彩画里那条蜿蜒曲折、带有童话色彩的林间小径的延续，通往一个没有意义的终点。或许，“如愿以偿”这个标题对于本书会更为理想：纳博科夫不可能不注意到，俄语“英勇行为”一词在英语里往往被译成“功绩”，而编纂者在图书目录中采用的正是后者；但是，一旦从中觉察出动词“利用”的含义，那么俄语“英勇行为”的隐含意义——虽然这种行为很高尚很光荣，却无益无用——就立即消失了。因此作者选了“荣耀”作为英

语书名，与原俄语书名相比，它离字面意义更远，更间接，却更加深刻地表达了俄语书名的隐含意义及其在骄阳下伸展开的所有纷繁复杂的自然联想。这就是崇高事业和无私成就的荣耀，是尘世间的荣耀和不完美的世间天堂的荣耀，是彰显个人勇气的荣耀，也是光辉灿烂的殉道者的荣耀。

如今，弗洛伊德心理学说已经备受质疑，作者吹着惊讶的口哨回忆起，在尚不遥远的过去，比方说，在1959年前（也就是作者为他的英语小说写的七篇前言中的第一篇问世之前），大家都以为父母离异必然会导致孩子的人格产生分裂。马丁父母的分居对马丁的心灵绝没有这样的影响，把马丁闯回父亲一般的祖国和他的父亲早逝扯在一起，这种做法只有对一个在噩梦般的考试中绝望挣扎的笨蛋来说才算可以原谅。而满腹空欢喜地指出马丁爱上的姑娘和他的母亲有着同一个名字，这同样是十分轻率的。

我的第二套法宝就是：我虽慷慨地赋予了马丁许多天赋，却有意没把才华加入进去。要把他塑造成画家或作家，那太容易了。要让他成不了画家或作家，同时又赐予他通常是从事创作的人才会有有的敏锐感官知觉，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不让他艺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是为了逃离现实（只是在不太喧闹的楼层上有一间打扫得较为干净的陋室罢了），而是为了缓解生存的难受感——那又是多么残酷！建立自己小小的、却又光芒万丈的功绩的诱惑占了上风。结果使我想起了自己以前设计的一道象棋谜题，它的美妙之处在于自相矛盾的第一

步：白后有四个棋格可走，但在其中每个格子上，对处于四种死局中的一匹白马而言，白后都成了障碍（这么厉害的棋子——却是个“障碍”！）。换句话说，白后成了完全无益的障碍，成了棋盘上的多余棋子，在接下来的棋局中不起任何作用，它不得不自我流放到一个中立的角落里去，待在一个行动迟缓的小卒后面，停在那里不动，无所事事，默默无闻。要想出解决这道难题的一步棋是异常困难的。《荣耀》也是这样。

作者相信，睿智的读者不会热衷于去翻阅他的自传《说吧，记忆》以寻找相同的素材或相似的背景。《荣耀》的趣味在于别的地方，它创造出推动情节的幻象，需要读者从细小事件的彼此呼应和相互联系中，从小说前后的跳跃切换中去搜寻：一个时隔久远的白日梦直接化作抱在胸前的足球带来的幸福，或是书中偶尔出现的场景——马丁母亲在小说勾勒的时间框架外伤心哀恸，而读者只能去猜测这一抽象的未来，甚至在他已经快速翻阅过最后七章，看到情节沿着疯狂的曲折轨迹向后发展，所有人物在暴风骤雨般的尾声中粉墨登场，使故事达到高潮之后，最终恰恰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在一个潮湿晦暗的日子里，一只鸟儿停在栅门上而已。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1970年12月8日于蒙特勒

荣耀

献给薇拉

—

有趣的是，马丁的爷爷埃德尔韦斯^①竟是瑞士人——一个身强力壮、蓄着两撇松软小胡子的瑞士人。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他曾给圣彼得堡地主因德里科夫的孩子们做家教，后来他娶了地主最小的女儿。马丁最初以为，阿尔卑斯山上那种娇柔的白色小花，那植物标本室里的受宠之物，其芳名正是人们为了纪念爷爷而取的。直到后来，他也无法彻底放弃这种想法。对爷爷马丁记得很清楚，不过他只记得他的一种模样，一种姿势：一位胖胖的老人，全身素白，髭须如雪，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珠地布^②马甲，马甲上挂满饰物（其中最有趣的是一把只有

① 埃德尔韦斯：英文原意是火绒草，为菊科火绒草属的多年生草本高山植物，因其植株覆有白色或灰白色绒毛而俗称“雪绒花”。

② 珠地布：针织布料组织的一种，布表面呈疏孔状，因此又称“凸纹布”或“菠萝布”。

指甲大小的小匕首)，正靠坐在屋前的长椅上，遮蔽在缓缓挪动的椴树阴影下。爷爷就是在这条长椅上去世的，溘然长逝之际，他的掌中揣着心爱的金怀表，表盖犹如一面金色的小镜子。突如其来的中风让他恰好以这种姿势离开了人世，而据家里人传说，在他心跳停止的一刹那，金表的指针也一起停止了转动。

后来的许多年里，埃德尔韦斯爷爷一直活在一本巨大的皮面相册中。在他那个时代，照片无不拍得品位十足、有板有眼、煞费苦心。那时的摄影术操作起来可不是件随便好玩的事，拍照的人必须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只有在快拍的前一瞬间才能露出点笑容。多亏这种程序复杂的日光胶版法^①，在那些略显暗淡却品相优良的照片上，埃德尔韦斯爷爷摆出的各种威武雄壮的姿势显得既稳健又凝重：有年轻时的爷爷，脚边是一只刚打死的山鹧；有骑在马上的爷爷，胯下是那匹名叫黛茜的牝马；还有坐在凉台上一张带条纹的座椅中的爷爷，身旁是一条黑色的达克斯腊肠犬，它可不想乖乖坐着，结果在照片上长出了三条尾巴。直到1918年，埃德尔韦斯爷爷才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因为那本相册在火焰中灰飞烟灭，和存放相册的桌子一起化作灰烬——实际上，爷爷在乡下的整座庄园都被付之一炬了。邻村暴动的农民没有想到趁机劫掠家具捞上一

^① 日光胶版法：一种早期摄影技术，以操作程序复杂和曝光时间长为特点。

把，而是愚蠢地将庄园烧了个一干二净。

马丁的父亲是一位皮肤病医生，很有名望。像埃德尔韦斯爷爷一样，他也是个矮胖子，长得十分白皙，闲暇时喜欢去钓虾虎鱼^①，还收藏了数量惊人的匕首、马刀以及造型奇特的长管手枪，结果他差点因此被现代新式武器的使用者送上刑场执行枪决。1918年初，他身体开始浮肿，胸闷气喘，后来在3月10日左右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当时他的妻子索菲娅和儿子马丁正住在雅尔塔^②附近：这座小城口味挑剔，一直在不同政权之间反复试选，举棋不定。

索菲娅是位面色红润、长有雀斑的年轻妇人，盘着浅色大髻，高高扬起的眉毛在近鼻梁处变得浓厚细密，而在近鬓角处又淡得几乎不易察觉，在她精致娇嫩的双耳下方，在那对修长的耳垂上有两条细小的褶皱（这是她从前戴耳环时留下的印迹，如今耳环已不见踪影）。就在不久前，索菲娅还经常去打网球，在他们那座遥远的北方村庄园的庭院里（那处庭院19世纪80年代便已建成），她在赛场上身手矫捷地来回奔跑，活力

① 虾虎鱼：一种体型小的食肉类鱼，俗称光鱼，其特点是身体细长，有两条脊鳍，是世界上最小和寿命最短的脊椎动物之一。

② 雅尔塔：国际著名滨海旅游城市，与圣彼得堡相距2160公里。该城历史悠久，1783年随克里米亚半岛并入沙皇俄国，1917—1922年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其政权在布尔什维克红军苏维埃、地方自治临时政府、白卫军和本地区鞑靼民族主义分裂分子以及外来的德国侵略军等多股势力之间动荡，最终于1920年底被红军收复。

四射。到了秋天，她会骑上一辆黑色的恩菲尔德^①自行车，在庄园的林荫道上驰行良久，听枯叶铺就的地毯在车轮下沙沙作响。或者她会出门远足，沿着从奥利霍沃通往沃斯克列先斯克^②的公路，徒步走在松软的土质路肩上，这是她从小就喜欢的路线，远行途中，她会一直上下轻点那支镶有珊瑚柄的贵重手杖，做派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旅人。在圣彼得堡，索菲娅是出了名的英国迷，她自己也很享受这一名誉——她会眉飞色舞地和别人谈论童子军或吉卜林^③，还会频繁光顾德鲁英国商店，从中获得十分特别的乐趣。在那家商店里，当她走在楼梯上，正面对着一幅巨大的招贴画时（画中一名女子正往一个男孩头上抹着厚厚的泡沫），一股肥皂和薰衣草的美妙清香便已将她裹入其中，还夹杂着其他什么气味，好像是橡胶折叠浴盆、足球和包得紧紧、又圆又沉的圣诞布丁的气味。受母亲的影响，马丁最早读的就是英语书：索菲娅十分讨厌那本名叫《知心话》的俄语儿童杂志，还激起了马丁对恰尔斯基夫人笔下那些肤色黝黑、声名显贵的年轻女主人公的厌恶之情，结果过了很久以后，马丁对任何由女性书写的作品依然心存警惕，即使是其中的绝佳之作，也让马丁感到其中潜藏着一股下意识的冲动，就像一位人过中年、身材可能已经走形的夫人喜欢用

① 恩菲尔德：国际著名自行车、摩托车品牌。

② 奥利霍沃和沃斯克列先斯克：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附近的两座城镇名。

③ 吉卜林（1865—1936）：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190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体面动听的名字装扮自己，然后像猫咪一般蜷缩在长沙发椅上那样。索菲娅还痛恨小称^①，平时一向严格自律，坚决不用它们，如果丈夫开口说“小家伙儿又有点儿小咳嗽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发点儿小烧烧”，她就会感到恼火：俄罗斯的儿童文学充斥着模仿孩子可爱咬舌音的话语，却又没有犯下道德说教的罪过。

如果马丁爷爷的姓氏是开放在山间的雪绒花，那么马丁奶奶的娘家姓则属于俄罗斯寓言里的动物区系^②，其魔幻般的起源与各种各样的沃尔科夫（“狼”）、库尼岑（“貂”）或别尔金（“小松鼠”）大相径庭。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许多神奇的野兽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四处觅食。但在索菲娅看来，俄罗斯童话粗俗残忍、卑劣龌龊，俄罗斯民谣愚蠢无聊，而俄罗斯谜语则白痴透顶。对普希金那位著名的保姆，索菲娅也不怎么相信，还说这个人物，连同她的那些童话故事、毛衣针和心绞痛，都是诗人自己编造出来的。就这样，幼年时期的马丁失去了熟悉俄罗斯民间文学的机会，这些知识若能穿越那如棱镜般五彩缤纷的记忆浪花，也许会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一些新的魅力。不过，在他的生活里并不缺少醉人的乐趣，在童年时期唤

① 小称：即“指小表爱”，是俄语口语中经常用到的一种爱称形式，一般用于长辈对晚辈和夫妻之间等比较亲密的关系。

② 动物区系：地理学、生态学术语，指生活在某一地区某段历史时期内的全部动物种类。

醒他想象力的虽然不是俄罗斯的鲁斯兰骑士^①，却也是鲁斯兰身在西方的兄弟，所以他也没有必要感到惋惜。何况，当命运悄然降临，将他的灵魂封闭在永不停息的滚桶之中，轻轻地向前推动，让他注定一生不得安歇的时候——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

一张窄小的婴儿床，两侧是用白绳编织起来的护网，床头有一幅小圣像（箔框里固定着圣徒那张上过清漆的褐色面庞，底下的深红色长毛绒不知是被蛾子还是被马丁自己吃掉了），床上方的浅色墙壁上挂着一幅水彩画，画中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和一条消失在树林深处的蜿蜒小径。索菲娅经常为马丁朗读一些英语读物（这位母亲是何其缓慢而又神秘地读出那些字句，待读完一页，她就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将自己那带有零星雀斑的小手放在书页上，问道：“猜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其中有篇故事就讲到了一幅绘着林中小路的画，挂在一个小男孩的床头上方。在一个美好的夜晚，这位像他一样穿着衬衫式睡

① 鲁斯兰：出自普希金根据俄罗斯民间传说创作的经典奇幻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鲁斯兰是一位武艺高强、英勇无畏、对爱情忠贞不渝的贵族骑士，在俄罗斯民间家喻户晓，是和西欧古代骑士传说中的特里斯坦、亚瑟王等英雄人物齐名的文学形象。

衣和其他衣物的小男孩从床上走进那幅画里，走上了那条消失在密林中的小路。有一个念头使马丁很不安：母亲可能会发现墙上那幅水彩画和书中插画的相似之处。据他估计，她会为此放心不下，会把画拿走，以防儿子也踏上那条夜间迷途。于是，每次他在临睡前都要在床上祈祷（首先是用英语简短地祷告：“温柔耶稣真仁爱，敬求聆听主小孩”^①，然后用咿咿作响、宛如神谕一般的斯拉夫语念起主祷文），一边快速地喃喃低语，一边努力跪在枕头上（母亲按禁欲主义观念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向上帝祈求别让母亲发觉那条诱人的小径正好在他的头顶上方。后来，青年时代的马丁回首往事，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天夜里从床上跳进了画中，这段经历是不是他那充满幸福和痛苦的人生旅途的起点。他仿佛记得大地冰冷的寒意，森林幽绿的微光，蜿蜒曲折的小径（一条巨大的树根从地下突起，横亘四周），自己赤脚奔跑时从身边一闪而过的树干，以及那充满童话般无限机遇的奇怪而黑暗的夜空。

埃德尔韦斯奶奶的娘家姓是因德里科夫，她年轻时热衷于水彩画。当她在陶瓷调色板上将蓝色和黄色颜料调和起来时，未必会预见到自己的爱孙将游走在这片经她调和生成的新绿之中。马丁感悟到的那份激情，那份以各种形式混合表现出来的

^① 出自 18 世纪英国循道主义运动领袖查理·卫斯理(1707—1788)于 1767 年创作的著名儿童圣诗《温柔耶稣歌》，该诗第一句原文其实是“温柔耶稣真仁爱，敬求看顾主小孩”，此处文中略有不同。

激情，从此开始伴随他的一生，而这正是索菲娅想在儿子身上开发的一种感觉，即使连她自己也很难为这种感觉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她只知道，自己必须每天晚上用已故的家庭女教师当年培养她的方法来培养马丁（那位家庭女教师就是年长睿智的布鲁克夫人，她的儿子曾在婆罗洲^①收集兰花，还坐气球穿越了撒哈拉沙漠，最后死于土耳其浴室里的一起锅炉爆炸事故）。母亲抱着书念，马丁就用手撑着桌子，跪在扶手椅里听。她很难放下书本带他去睡觉，因为他总是会请求她再多念一点。有时她会背着马丁走上楼梯去儿童房——她自己管这叫“背柴火”。她会从一个贴着蓝色包装纸的铁皮盒里取出一块英国饼干，让马丁在睡觉前吃掉。盒中的最上面一层是涂着糖衣的高级饼干，中间一层是姜汁味和可可味的饼干，而在某天夜里，马丁难过地发现自己摸到了盒子的底层，里面只剩下淡而无味的普通饼干了。对此他也只好无奈地接受。

松脆的英国饼干也好，亚瑟王手下圆桌骑士们的冒险也罢——这一切都在马丁身上产生了作用，没有丝毫浪费。想想看，一位少年英雄——或许是特里斯坦骑士的外甥？——首次一件件地披挂起金光闪闪、饱满鼓胀的全身铠甲，策马奔赴自己的第一场单挑决斗，这一刻叫人何等快意！还有那些遥远的环状岛屿，一位姑娘正站在岸边向它们凝望，她的一身衣裙在

① 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是世界第三大岛，其自然物种极为丰富。